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论一种隔着距离的预先把握：汉斯·约纳斯知觉分析中的技术哲学线索

谢旭锐

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英国 EH3 9DF

摘　要：约纳斯著作的接受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把他读作生命伦理学家，或把他对新陈代谢的分析接入当代认知科学。本文尝试一条较少被展开的路径，把他对知觉的分析读作一种技术哲学的线索。文章说明他如何把海德格尔用于此在的生存论范畴下移到有机体，据此重建“有需求的自由”及由它引出的、兼具空间间隔与时间余地的伸展，解释他为何把隔着距离的知识称为预知，并指出这一预知与胡塞尔前摄共有“指向而不充盈”的结构。本文进而把这段被外部化的预先把握放在与斯蒂格勒的对照中，指出约纳斯补出了斯蒂格勒“以生命之外的手段对生命的延续”所预设的“生命”概念，并在有生命的身体这一层面上重提算法预测在知觉成形之前填占那段伸展所引出的问题。

关键词：汉斯·约纳斯；知觉现象学；技术哲学；预知；外部化

DOI：10.64649/yh.shfzykjcx.issn3078-8994.202610012

0 引言

德裔美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的著作，在其接受过程中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把他读作生命伦理学家，依据是他在《责任原理》中面向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以及由此展开的对生物医学与环境问题的规范性讨论。第二条把他对新陈代谢的分析接入当代认知科学，视为自创生生成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本文关注第三条较少被展开的路径，即把约纳斯对知觉的分析读作一种技术哲学的线索。

约纳斯写过明确以技术为题的文字。在《走向一种技术哲学》一文里，他区分技术的形式动力学与实质内容，指出现代技术是一项自我推进的事业，并把讨论引向技术时代的伦理责任。[1] 这篇文字通常被归入前述第一条路径。本文要说明的是，在这一以责任伦理为落点的技术讨论之下，约纳斯另有一层对知觉的分析，它处理一个更靠前的问题：知觉在朝向尚未到来之物时所具有的那段间隔，以及这段间隔何以能被移到身体之外、交付给外部装置。这一层分析散见于《生命现象》所收录的《视觉的高贵》与《控制论与目的》两篇，约纳斯本人未以“技术哲学”标示它。

全文循六步展开。前四步梳理约纳斯的这条线索：从他对海德格尔的下移，到有需求的自由与那段间隔，到视觉之距离即预知，再到这段间隔如何先经影像、再经目的与执行的分离而被外部化。第五步把这段被外部化的预先把握放在与斯蒂格勒的对照中，指出约纳斯的分析停在何处。第六步就那段被预先填占的伸展会发生什么，勾勒几个初步的方向。

1 约纳斯对海德格尔的下移：作为“对生物学事实的生存论解释”的知觉分析

约纳斯早年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学习，其后的工作把海德格尔用来刻画此在之存在的若干范畴移用于对生命的描述，他称之为“对生物学事实的生存论解释”。海德格尔以“操心”（Sorge）规定此在总已对自身的存在有所关切，以“向死存在”规定此在在对死亡的先行领会中理解自身，并把两者安置在此在之生存（Existenz）的层面，从而把现成之物与被生物学当作对象来研究的生命排除在外。约纳斯的移用要越过这条排除线，主张这些看似专属于人之生存的规定，在生命那里已有其雏形。

他为此提出一个追问：操心是否曾被回溯到身体，回溯到诸如对营养的关切乃至一般的生理需要之上。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所分析的有死是一种经由领会而被把握的有死，而“我饿了”这样一句作为身体在其匮乏中对自身存在的最直接关切，在海德格尔那里没有得到哲学上的处理。约纳斯由此把操心与向死存在的根据下移到身体：正因为有机体的存在须靠它自己不断维持、并随时可能中止，它才对自身的存在有所关切。[2] 这一下移不取消人与其他生命的差别，它改变的是这种领会的根据所在的层面。这一下移并非承接海德格尔先行结构的唯一方向；同一结构也可以朝相反的方向被移到技术之上，后面会把这两条取向对照起来。

2 有需求的自由与那段间隔

约纳斯把新陈代谢（metabolism）看作可以界定生命的属性：生命以之维持自身，非生命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之物不具有它。新陈代谢的要点在一种双重性。有机体不等同于此刻构成它的那份物质，因为物质不断被替换，而形式在替换中保持为同一；就此它相对于任一物质团块是独立的，更像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但这种独立同时是一种依赖：形式之能保持，恰要靠替换不断进行，一旦获取中止，形式便无从维持。约纳斯把这种既独立于物质又依赖于物质的状况称为“有需求的自由”（needful freedom），并用“能”即是“必须”来表述其中的张力：有机体能够更替其物质，同时必须更替其物质，因为这一更替与它的存在本是一回事。[3] 由此，有机体的存在对它自己成了一桩须持续完成的事情，须在对非存在的持续临近中一再被赢回。前一节所说的关切与有死，在这里得到了身体上的根据。

这种存在方式还引出有机体的自身性：在物质的持续更替中维持为同一者，它便相对于周围划出了一个自己。约纳斯认为，正是有了新陈代谢，自然界中才出现一个与其环境相区分、并须凭借环境来维持自身的自身性。知觉之为某物对另一物的知觉、欲望之为某物对尚未到手者的欲望，都以这样一个与外物有切身牵涉的自身为前提。

3 视觉之距离：隔着距离的知识即预知

在视觉这里，这段间隔得到约纳斯最清楚的表述。《视觉的高贵》分析视觉的若干特征，与本文相关的是距离：视觉把对象呈现为隔着一段间距、与我相对的东西，这段间距展布在我面前、可供穿行，而对象被留在它的距离之中，并不因被看见而被取消或改变。看并不与所看之物触碰，也不使身体卷入与对象的相互作用，视觉因此把对象呈现为一个与我相隔、可供端详的东西。[4] 约纳斯由此得出一个论断：隔着距离的知识无异于预知；朝向空间的、未投入的伸展，就是为适应性行为赢得的时间。

关键在“投入”（commit）一词。在触觉里，感知一物身体就须与之接触，感知与身体的卷入是同一回事；视觉不同，我看见一物时身体尚未与它接触，尚未交付给对它的接近与获取。约纳斯所说的投入，正指身体交付出去、进入与对象之实际接触这一步。所谓未投入的伸展，就指我在尚未如此交付之前，却已隔着距离对所朝向之物有所把握的那一段：它在空间上是尚未跨越的间距，在时间上是尚未投入行动却已先行有所知的余地。二者何以是同一段，前一节已说明：对一个速度有限、有需求、会死的身体，空间上的一段间距同时就是满足的一段推迟，而这段推迟正是知觉先行筹划所凭借的时间。隔着距离而有所知，因而同时是抢在接触之前有所知，这就是约纳斯称之为预知的缘由。

4 从影像到机器：那段间隔的外部化

这段属于身体的间隔，在约纳斯的描述里可以被移到身体之外，其处理分为两步。须先说明两步所外部化的并非同一样东西：前一步移出的是对象的样式，后一步移出的是预测的功能。两步之所以都算作那段间隔的外部化，在于它们所移出的是同一个结构，即前面所说“指向而不充盈”的先行把握。

第一步涉及影像。约纳斯指出，在人这里，知觉与对象之间插入了一个可从对象抽离、并被心智单独操作的环节，他称之为艾多斯（eidos），指对象那可被辨认、可被重制的样式。凭借制作影像、并把影像认作某物之像的能力，人可以把对象的样式从其当下在场中分离出来加以保存和处理，从而把不在场者作为影像而当前化。就本文的问题而言，这一步的意义在于：那段对尚未到来者先行有所把握的间隔，一旦系于可被辨认与重制的样式，就获得了脱离当下在场之身体的可能。影像是身体之外可保存、可传递之物，先行把握因此第一次有了在身体不在场处被维持、被操作的载体。约纳斯本人没有把这一步称作外部化，但就本文的线索而言，影像是那段间隔第一次离开身体的地方。

第二步涉及目的与执行的分离，见于《控制论与目的》。以反馈与预测刻画目标导向行为的这套模型，与约纳斯写作此文属于同一时期。控制论把追逐目标的行为理解为一个反馈回路：装置不断把自身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相比较，按差距调整下一步；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用于防空火控的预测装置，据目标此前的轨迹估算它下一刻的位置，抢在其到达之前调整瞄准。约纳斯本人也曾论及这套装置。控制论据此主张这类机器表现出了目的。约纳斯所做的，是把其中可以成立的部分与不能成立的部分分开。可以成立的是：目的与执行本就可以分离，而这一分离并非机器带来的新鲜事，它在动物那里已经出现，目的是获取食物，执行是奔跑、潜伏或扑击。既然执行已与目的分开，它原则上就允许由别的承担者来完成。

5 被外部化的预先把握：约纳斯与斯蒂格勒的对照

在约纳斯写作的年代，控制论所能提供的是伺服装置、预测火控一类的目标导向机器，把追问落在机器有没有目的上，与这一时期相称。须先把这条知觉的线索与他明确以技术为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题的文字区分开。在《走向一种技术哲学》里，预测也出现了，但落在对技术时代之风险治理的讨论中：面对技术后果的长远威胁，应发展并协调关于危险趋势的知识，动用计算机辅助的预估技术来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那里预测的主体是承担责任的共同体，对象是尚未发生的灾难；本文所梳理的知觉分析则把预测放在更靠前的层面，即知觉朝向将来的那段间隔本身。要看清把这一层读作技术哲学线索意味着什么，一个办法是把它放在另一条从同一来源出发、却朝相反方向走的线索旁边。

约纳斯把海德格尔的操心与向死存在下移到了有机体，这是前面几节的线索；与之相对，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面对同一组海德格尔范畴，即向死存在、“已经在此”（le déjà-là）以及由此而来的先行结构，走的却是相反的方向：把这一结构外移到技术。在斯蒂格勒看来，人没有一份先天给定的本性。他借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的神话说明这一点：埃庇米修斯分配禀赋时遗漏了人，人因此在一种“起源的欠缺”（le défaut d'origine）中开始存在，只能靠为自己置备义肢、器具来补足。他把由此形成的记忆方式称为“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单纯的生命不保存个体经验，经验随个体之死而失去，而人把经验沉积在身体之外、非生命的技术痕迹里，并经由它们把过去传递下去。就此而言，人的过去，即那个“已经在此”，只有通过身体之外的人工记忆支撑才成其为过去。

6 结语

本文尝试梳理约纳斯知觉分析中的一条技术哲学线索：从他对海德格尔的下移，经由有需求的自由与那段间隔，落到视觉之距离即预知这一论断，再经由影像与目的、执行之分离，说明这段间隔如何可被移到身体之外。约纳斯把对这种外部化的追问停在机器算不算拥有目的这一问题上。本文进而把它放在与斯蒂格勒的对照中：二者都从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与先行结构出发，约纳斯把它下移到有需求、会死的身体，斯蒂格勒把它外移到技术，并在“工业时间客体”的时代分析了前摄如何被捕获。借这一对照，本文指出约纳斯的知觉分析补出了斯蒂格勒“以生命之外的手段对生命的延续”这一界定所预设、却未加展开的“生命”概念，即需求性的自我维持，也因此让一个问题得以在有生命的身体这一层面上被提出：当外部系统在知觉成形之前先行填占那段间隔，那段“指向而不充盈”的伸展会发生什么。就约纳斯研究而言，这条线索提示，在生命伦理学与自创生生成主义两条已被展开的路径之外，约纳斯对知觉的分析本身也可以作为技术哲学的一项资源来阅读。

参考文献：

[1] Hans Jona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9, no. 1 (1979): 34--43。约纳斯在文中把现代技术刻画为一种事业与过程，区分技术的形式动力学与其实质内容，并在末节转向技术时代的伦理，见该文第三部分“Toward an Ethics of Technology”。

[2]Hans Jonas, “The Burden and Blessing of Mortality,” in Mortality and Morality, ed. Vogel, 87--98, esp. 88。约纳斯谓生命与其可能之死的关联寓于有机构成及其存在方式之中，而不止于复合之物皆可被毁坏这一通义。

[3]“有需求的自由”（needful freedom）一语见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0; 关于这种自由同时是一种必然、“能”即是“必须”的表述，见同书 83--85，以及 Jonas, “The Burden and Blessing of Mortality,” 89--90。

[4]Jonas, “The Nobility of Sight,” 144--148。约纳斯在此分析视觉的距离，以及看之于所看在动力上的中立，即看不与所看发生因果性的相互作用。

作者简介：谢旭锐（1999.09—），男，汉族，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美学的交叉、现当代艺术理论与美学。